

“异化”与“物化”：人的存在境遇之思

——在青年马克思与卢卡奇的视野中

王虎学¹, 王翠英²

(1.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2.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文主要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资源, 试图在二者的互动中, 澄明以下三个问题: 在思想史的背景中厘清对象化、异化和物化及其之间微妙而又深刻的交融和差异; 异化和物化都是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境遇的哲学表达和真实写照, 反思卢卡奇提出物化的时代必然性; 在克服异化的途径上, 马克思强调“生产之路”, 卢卡奇侧重“意识之路”。笔者以为, 要真正克服异化, 必须借助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思想资源, 同时只有将二者更好地整合起来, 才是一条出路。

[关键词] 异化; 物化; 人的存在境遇; 生产之路; 意识之路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08)02-0049-05

正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一样,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自面世以来就与争论纠缠不休, 可谓旷日持久。本文基于对《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 从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视界出发, 认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要在思想史的维度上辨析“对象化”、“异化”和“物化”; 其次, 要能从“异化”与“物化”的互动中进入现代社会, 深入现代性问题即人的存在的历史境遇和命运问题之中; 第三, 克服异化, 需要马克思的“生产之路”和卢卡奇的“意识之路”的双重观照。

一、“对象化”、“异化”和“物化”及其辨析

“对象化”、“异化”和“物化”这三个哲学范畴相互交融又有所分别, 因此, 要厘清其间的差异和牵涉, 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思想, 就应该将其置于广阔的思想史背景和历史视野之中。

按照弗洛姆引自保尔·梯里希的论述可知: “整个异化概念在旧约的偶像崇拜概念中得到了它在西方思想中的头一个表现。”^[1] 也就是说, “异化”最早与“偶像

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 表达这样一种思想: 人用自己的双手塑造了偶像, 却对它顶礼膜拜, 人倾注自己的本质力量于偶像, 反而被偶像冷落, 正如旧约中所言, 偶像麻木不仁, “它们有眼睛, 可是看不见; 它们有耳朵, 可是听不见”。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 真正用异化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现象, 我们可以回溯到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启蒙学者那里。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指出, 在“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下, 人与人的生存斗争连绵不断, 建立国家的必要性就来自于人们对个人自然权利的放弃, 来自人们共同的自保倾向, 可是此时的自然权利异化了, 国家反过来成为人人惧怕的“怪兽”。之后, 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部著作中, 异化方法得到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明确表述, 恩格斯称其为“辩证法的杰作”^[2]。当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只是对政治异化的表达。他们的共同点是, 都看到了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这一特殊的社会状况, 即人们活动的结果或产物外在于人而同人相敌对, 甚至

[收稿日期] 2008-01-03

[作者简介] 王虎学(1981-),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翠英(1954-), 女,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反过来统治者。

卢梭的“辩证法杰作”给予黑格尔以极大的启发。他把“异化”改造成成了一个哲学范畴,弗洛姆认为黑格尔是创造了异化思想的哲学家。黑格尔关于异化的用法有三种^[3]:第一种是指人与人自己的正当存在的异化;第二种是指在法律意义上把某物放弃给别人或转让给别人;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即绝对精神或者理念通过自身的行动变为与其本质相异之物,变成了物质。在这里,黑格尔认为理念作为世界的本质为实现自己而使自己对象化、外化成了与自己相违的物质世界。可以说,黑格尔的异化与对象化、外化等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如同马克思在《手稿》中批评黑格尔时所说的那样,他只知道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却忽视了劳动的“消极方面”。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对“异化”作了一定的引申。他指出,黑格尔的“绝对哲学就是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和固有的活动外化了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给我们精神的压迫和束缚”。^[4]费尔巴哈似乎对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已经有了一种较清晰的认识,他已经觉察到“异化是对象化在一定阶段上的特殊表现形式”。^[5]遗憾的是,他最终并没能明确区分对象化和异化。但是这为后来马克思的出场埋下了伏笔,敞开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发展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明确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的不同内涵。“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6](p⁵²)即是说,对象化是劳动现实化的途径,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和实现,是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的人的“天命”所在。既然如此,对象化又是怎么转化为异化的呢?为什么“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6](p⁵²)其实,在对象化的活动本身蕴涵着异化的可能性,一方面人不断地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直观自身,确证自身;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对象因打上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印记而生动起来,活泼起来的,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进而排斥、疏远、甚至与人相悖离,否定人的本质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可能性的异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会成为现实性的异化。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7](p³¹⁶⁻³¹⁷)正是在严格

区分并深刻分析对象化和异化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对象化是普遍的现象,而异化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私有制下的特殊现象。简言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产”,异化“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中的异化,丧失”。^[5](p⁹²)如果说前者侧重对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种事实描述,那么,后者则是一种具有鲜明倾向的价值判断。

在这样一个宽广的思想史背景下,我们再来考察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众所周知,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得益于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论述,而且被认为是在没有读到马克思的《手稿》等重要著作时,卢卡奇所作出的深远洞见和卓越预见之一。笔者以为,马克思异化思想的一贯性保证了这一点(尽管当时《手稿》还未公开发表)。无论是在《手稿》抑或《资本论》中,“异化”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概念,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弗罗姆引证了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增进社会生产力的一切方法,是以个别劳动者为牺牲来实现的,生产发展的一切手段,都转化为对于生产者的支配手段和剥削手段,把劳动者残废为一个部分的人,把他贬为机器的附属物,破坏劳动的内容,使其成为苦工,并比例于科学当作独立力量被合并于劳动过程的程度,从他那里,夺去了劳动过程的灵性力。”^[8]可见,卢卡奇在《资本论》的启示下得出的“物化”概念近似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具有必然性。

在充分消化和吸收前人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卢卡奇提出并初步阐明了“物化”概念的双重含义。第一,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化,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与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他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9]如果说关于“物化”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只是“商品拜物教”的内在理论逻辑的一个自然推论的话,那么“物化”的第二层含义就更为深刻犀利:“人与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10](p¹⁴⁴)简言之,“从客观方面看,物化指一个充满客体与商品的世界作为异己的力量同人对立;从主观方面看,物化指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变成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之外的客观商品。”

尽管“物化”概念十分接近马克思的“异化”,但卢

卡奇并没有对此作出严格的区分,他的理论视界较之马克思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如他所言:“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这个根本和严重的错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根据卢卡奇的分析,这一混同迎合了资产阶级哲学的这样一个观点:“将一种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即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10](p19)}。“因为当我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我是将它看作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将最终消除异化——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不能消除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它的哲学基础,它就同‘人类状况’的说法相去不远了。”^{[10](p19)}卢卡奇也意识到了对象化、异化与物化三者的微妙关系,“对象化,这种现象事实上不可能从人类生活中消除的……对象化是一个中立的现象;……只有在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的时候,只有当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到一种异化的客观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其必然的结果,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表现。”^{[10](p19-20)}而且,“物化现象和异化现象紧密相关,但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两者都不尽相同。”^{[10](p20)}因此,如果用发展的眼光全面审视卢卡奇的思想轨迹,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他的两个“混同”,何况在新版序言中他已经明确地作了自我批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未认识到两重性。这正是它在其基本哲学史观点上出现很大偏差的原因。”^{[10](p20)}况且,他承认《历史与阶级意识》带有“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是他“走向马克思的道路”。思想总是不断发展、翻新的,我们的眼光也不能只盯在一处,更加开阔的视野也许就会让我们获得一个完整的、本真的卢卡奇。

综上所述,关于对象化、异化和物化的关系,笔者赞同并借用孙伯鍈先生所作的区分:物化有两种:一种是对象化的物化,一种是异化的物化。^[11]具体而言,对象化的物化是人的本性使然,它不仅不是否定人,而且是对人的充分肯定;异化的物化则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对象化的变异,是以否定的、反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对象化形式。

二、“物化”与“异化”:人的存在境遇的哲学表达

厘清了思想史上有关“对象化”、“异化”以及“物化”思想脉络,我们不应一味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来任意地粗暴地“裁剪”卢卡奇,而是要进一步发问:为什么卢卡奇能够借助“物化”思入他所生活的时代,或者说“物化”的提出及阐释是基于什么样的时代状况和人的生存境遇?学界就此谈得最多的是,卢卡奇在没有读到马克思的《手稿》这一重要著作的情况下,提

出“物化”理论是其深邃的理论眼光使然。仅仅如此吗?笔者认为这种评价固然中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卢卡奇“物化”理论提出的时代必然性何在。

《手稿》中,马克思正是通过明确阐释异化劳动理论,揭示出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存在境遇。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但私有制下的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6](p54)}人都像是逃避瘟疫一般地逃避劳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6](p55)}这就是“异化”,人的机能和动物的机能在异化的社会状态下被严重割裂,置于对立的两极。诚然,人也具有生物性的动物机能,诸如吃、喝、生殖等,但是如果将动物的机能与人的机能完全割裂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对此,马克思并没有一味地感伤和埋怨,而是展开了对异化的实证的批判,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境遇,从而为我们指明了克服异化的共产主义之路,它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6](p81)}

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较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可谓大相径庭,各种问题和弊端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地洞见到:“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10](p20)}其实,这也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普遍意识并取得共识的问题。卢卡奇的老师西美尔在分析劳动分工在“文化悲剧”产生的作用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分工造成的异化情况:“由于大规模的专门化过程造成的、工人的存在形式和其产品的存在形式之间的不恰当关系很容易致使产品与工人完全分道扬镳。产品的意义不是从其生产者的心灵中衍生,而是产生于它和别的渊源不同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专门化生产的产品断式特点,它缺乏精神性的特征,而在完全由单个人完成的劳动产品中却很容易看到这种精神性的特征。因此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的意义既非主体的反映,也不是创造性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12]也无怪乎有西方学者认为,卢卡奇在提出“物化”之前已经从西美尔那里获取了马克思的思

想精神,应该说“物化”理论的提出也绝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厚重的时代印迹。

卢卡奇批评性地指出西美尔等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深化’,就是围绕着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10](p157-158)}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商品入手,都可以在商品中找到答案,“没有一个问题不能最终追溯到商品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中发现。”^{[10](p143)}正是循着商品结构这条线索,在“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理论启示下,卢卡奇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人之存在的“物化”境遇:“物化”较之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生产异化,连人的意识也随之异化了。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10](p156)}公允地说,这是卢卡奇对时代本质的高明见解。

此时的卢卡奇真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这恰好说明了卢卡奇引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那句话的目的所在:“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卢卡奇在这里已经暗示或提醒我们“物化”即人的异化问题就是时代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时代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刻洞悉,在前人的理论滋养下,即使没有马克思的《手稿》的问世,卢卡奇依然能够洞见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说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从肯定性的向度深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恢宏赞歌,那么,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就是从否定性的向度切中资本主义社会脉动的高亢“挽歌”。

三、“生产之路”与“意识之路”:扬弃“异化”的双重观照

当人的“异化”存在境遇被充分揭示和意识到的时候,异化本身不会自动地“逃逸”,马克思和卢卡奇都走进自己的时代,指明了“异化”的扬弃之路。

《手稿》中,马克思就异化的产生和扬弃作了明确的提示:“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p78)}沿着手稿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产生于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虽然《手稿》中没有明确就异化的克服作出最终的解答(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异化的克服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实现),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内在思想脉络,我们清楚地发现,扬弃异化,马克思诉诸的是社会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异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彻底消逝,依赖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

力量。”^{[7](p37)}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p37)}马克思借此向我们敞开了扬弃异化的最终目标,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的固定化就完全被消解了,人才成为真正的、社会的人。

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明确指出了克服异化的途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卢卡奇通过对资产阶级思维中的“二律背反”的反省和批判,他指出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这一主体资格,越来越失去了领导社会的使命。所以他指出:“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p228)}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客体的同一,“只有通过坚定不移的和不断重复的努力来破坏跟整个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具体相关的物性化的存在结构,通过意识到这些矛盾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意义,才能克服这种物性化。”^{[10](p213)}同时卢卡奇赋予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性、决定性的意义,他认为:“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0](p129)}

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并没有单纯停留在阶级意识上,尽管他没能清楚地揭示消除物化现象的正确途径是要消灭私有制,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卢卡奇并没有将克服物化仅仅归结为思想方面,因为他指出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产生的并成为国家机构的工人委员会,而且强调“我们决不可忘记: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10](p299-300)}可见实践也是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正如卢卡奇所言:“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10](p301)}当然,与马克思相比,卢卡奇过于强调甚至夸大了意识的作用,这为后来的批评者们的指摘留下了“把柄”。

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

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蠢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无庸争辩的事实。”^[13]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在其理论的涵盖之中。笔者认为异化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是在极剧地抬升,所以克服异化依然是当务之急。

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生产之路”即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克服异化的唯一正确的指南。视生产为金科玉律,这难免使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其实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窗口”看问题的,难免受到时代的裹挟而带有历史局限性,譬如说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乌托邦情结等。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有着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的可能性,但却未必就是消除异化的唯一途径。笔者以为,恰恰是卢卡奇关注到了“意识的物化”,正如他所说:“分工像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也侵入了‘伦理领域’。”^{[10](p163)}他揭示了当代社会全面异化及其深刻性之所在,而“意识之路”这一向度的敞开不能不说是马克思的“生产之路”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在扬弃异化的致思路向上,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如果说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之路”,因为他面对的是异化劳动;那么卢卡奇侧重的就是“意识之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深层的物化世界,两者各有侧重点且各有其合理性。如果说马克思遵循的是“生产的逻辑”,那么,卢卡奇遵循的就是“观念的逻辑”。现代社会,徒步不能自行,观念文化

所具有的“以类相传的民族性、人类通性和超越性”,^[14]对于“意识的物化”应该具有更好的“疗效”。因此,要真正克服异化,走向全人类的解放,形成“自由人联合体”,需要“生产之路”和“意识之路”的双重观照。

【参 考 文 献】

- [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A].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57.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 [3]张亮·对象化“反对”异化——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潜在矛盾悖结[J].南京社会科学,1997,(4).
-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2—153.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
-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2—813.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8—139.
-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 [12]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86.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 [14]张曙光·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及其现代境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思想的解读(下)[J].学术研究,2005,(2).

“Alien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on the context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e visual field of young Marx and Lukacs

WANG Hu-xue¹, WANG Cui-ying²

(1.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NU, Beijing 100875;

2.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NWNNU,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Research on Marx's "alienation" and Lukacs' "materializa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heated question in academe. Mainly based on the resources of《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and《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ree question as follow: Making the mingle and difference among objectification, alien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distinct; Both alien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are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the context of human existence in modern society and reconsider the inevitability of materialization; On the way to get rid of alienation Marx emphasizes "production way" Lukacs emphasizes "consciousness way" the writer thinks it is one outlet that integrate both Marx's and Lukacs' resources.

Key words: Materialization; the Context of Human Existence; Production way; Consciousness way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责任编辑:张林祥】